

虎穴歼仇

(台湾)鲁帝 著

逞绝技

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「台灣」·魯情著

虎穴藏仇逞绝技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章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(青)新登字 01 号

青任编辑:康 瑛

责任校对:朱晓东

虎穴歼仇逞绝技
(台湾) 鲁帝 著

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宁市西关大街 96 号)

新华书店发行 解放军 7226 工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* 1/32 印张:7.5 字数 15 万

1995 年 5 月第 1 版 199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0

ISBN7—225—01029—8/I·183 定价 5.95

内 容 简 介

天涯何处无芳草，自古英雄爱美人。

冷血枪手“夜游神”庄林对女人的原则是：风流而不下流，轻狂而有分寸。

一番番奇遇和一次次艳获使“夜游神”脱出狼窝又困虎穴，伴随他的有纯情少女，多情丽人，还有媚态十足的蛇蝎少妇……浅草田原町黑泉冈野良雄宅院内，误入圈套的庄林被冈野宾饮服了亢奋春酒的新娘叶子痉挛地攀住，在那明艳如雪、乳浪臀波狂乱扭动的胴体上，一幅奇异的红色图形突映眼帘……蓦然，身后传来一阵喋喋

阴笑，只见冈野闪电般拔出枪，几个大汉同时扑向“夜游神”。庄林伸手一撩冈野手中的枪，一脚踢中大汉的小腹，顺手掷出匕首，只听一声声的惨嚎，几个大汉扑身倒地，冈野“咯吱”一声竟自断舌根，口齿不清地咕哝道：“你……永远得不到宝图的……秘密。”随即，流血而亡。

“夜游神”锁眉沉思：在得到这幅美艳奇特的宝图之后，他又将面临什么样的挑战？

目 录

- 一、天涯何处无芳草 (1)
- 二、不肖人前共相夸 (13)
- 三、可怜昔日娇娆伴 (28)
- 四、恨对菱镜贴黄花 (44)
- 五、红尘滚滚蔽云天 (57)
- 六、人为财色魂似牵 (74)
- 七、蝉羽轻笼鸡头肉 (87)
- 八、风来何堪裙一掀 (99)

九、乳虎不解春风意	(119)
十、焚琴煮鹤谈笑间	(134)
十一、落花流水两不知	(149)
十二、黄泉路上魂欲断	(164)
十三、耿耿此仇心逾铁	(173)
十四、傍花拂柳君不折	(187)
十五、只愿留与彼伊人	(200)
十六、此情可待坠冰洁	(206)
 内容简介	 (214)
附录	(215)

一、天涯何处无芳草

庄林被困在岩下苍的宅室中，岩下秋子突然而至，问他喜欢脸上有麻子的还是没有麻子的？庄林激起义忿，不加思索地说，喜欢有麻子的，岩下秋子忿忿而去。

岩下秋子怀恨在心，来到岩下苍屋中，说：

“爸爸，我要向你道贺。”

“道贺？”岩下苍道：

“秋子，爸爸的心情很烦，你别来干扰我了！”

秋子说：

“爸爸，您作了一件了不起的事，应该高兴才对，为什么会心烦呢？”

“了不起的事？”岩下苍苦笑着说：

“秋子，你是不是又要伸手要钱？没话找话说。”

“爸爸……”秋子说：

“您真是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，您不是捉住一个奸细吗？”

“是的，秋子……”岩下说：

“可是到现在还没弄清他来此的动机。”

秋子说：

“爸爸您是要为死去的小头目和‘要命钩’出口

气吗？”

“当然？他们死得太惨了！”

秋子说：

“那两个人正是他杀的。”

“这……”岩下苍说：

“秋子，爸爸也曾怀疑是他干的，但此人藉藉无名，怎能杀死这两个部下呢？来此杀人，总要有动机呀！况且他是如何进来的呢！”

秋子冷笑说：

“这件事，应该从头说起，……”就在这时，岩下春光走进来说：

“爸爸，您还没有睡？”

“是的，春光……”

岩下春光走到秋子身边，冷冷地瞪了她一眼，又扯了她一下，说：

“妹妹，爸爸这几天始终没有睡好，我们不要打扰爸爸，快去睡吧……”

秋子大力一挣，说：

“要睡你去睡，我要报告爸爸一件大事。”

岩下春光直到此时，还不想伤害庄林？他知道，一旦妹妹说出是他把庄林带进来，而庄林正是港九“夜游神”时，自己固然成为家中的叛徒，庄林也就完了。

岩下春光刚才本要去救庄林，恰巧听到妹妹在天窗上问庄林的话，而庄林回答得直接了当，不管那是负气或是故意使妹妹难堪，在岩下春光说，那是一种恩惠，因为她一向有自卑心理，而且十分欣赏庄林。

岩下苍还不知道两个女儿有秘密，他摇摇手说：

“秋子，去睡吧！爸爸也要休息了！”

“爸爸。”秋子说：

岩下对这二个女儿，一向当作小女孩看，他笑笑说：

“你有什么大秘密？”

秋子说：

“我能证明那奸细是本宅中人带进来的。”

“这……”岩下苍面色微变，说：

● “秋子，这种事可不能信口开河呀！”

“爸爸，如果我胡说，就叫我烂掉嘴巴！”秋子说：

“事实上，祖母的狐仙神像是那奸细去掉，而小头目和‘要命钩’也是那奸细杀死的。”

“这……”岩下苍沉声说：

“秋子，你怎么知道？”

秋子一字一字地说：

“爸爸不信，可以问姊姊。”

岩下春光大惊，但此刻绝不能承认，她说：

“爸爸，您会相信妹妹的话。”

岩下苍老奸巨猾，一看她们姊妹二人的神色，就知道大有文章，他沉声说：

“春光，有话快说出来，年轻人也许会一时迷糊作错了事，爸爸会原谅你们的。”

岩下春光说：

“爸爸，别听小妹胡说！不早了！爸爸也该睡了……”她拉着秋子就走。

由于岩下春光身手不凡，力气颇大，秋子身不由己地向外奔去，却嚷着说：

“爸爸，姊姊想整我，是她把奸细引进来的——”

“春光！”岩下苍厉声说：

“都给我站住！”

岩下春光松了手，继续奔出大厅，直接来到老祖母处。原来老太太比较喜欢她，那是因为老太太当年照料春光，在她出天花时粗心大意，使她脸上有了麻子，老太太终生遗憾，一直对她很好，也可以说有求必应，以补偿她的不幸。

因此，岩下春光此刻唯有求助于老祖母了。

此刻岩下苍抓住了秋子的肩头厉声说：

“快说！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于是秋子说了姊姊在祖母寿诞之日，把奸细带入大宅，又把祖母的神像丢掉，杀了两个部下的事。

秋子当然要推卸自己的责任，所以她说，昨夜本想报告爸爸，可是姊姊整天缠住她，晚上又用药物把她弄昏。

岩下苍面色大变，说：

“秋子，此人能杀死小头目及‘要命钩’，一定大有来头，他到底是唯？”

秋子说：

“我也不知道，但相信和爸爸一定有仇。”

岩下苍咬咬下唇，说：

“秋子，春光会不会去放那奸细？”

“当然可能！”

于是岩下苍按了警报系统，这是召集贴身保镖的，而且令红外线监视系统，加紧监视。

他和秋子及五个贴身保镖来到地牢上面。

“还好！”岩下苍说：

“这奸细还在！”他对下面的庄林说：

“我只给你三分钟的时间，说出你的身份和来此的动机。”

庄林说：

“我已对你说过，没有什么好说的了！”

岩下苍冷笑说：

“我会叫你说实话的。”他对部下说：

“先叫他尝泡水的滋味，而且把地牢四周的吹风机全打开！”

“是……”不久地牢墙角上发出“哗哗”流水声，像喷泉一样，四个墙角一齐喷水，很快地没过足踝。

而且四面墙上四架吹风机，在地牢中造成冰冷的狂风，不但吹得水花飞溅，连干草也到处飞扬。

“你说不说？”岩下苍阴声说：

“不论你来此的动机如何？只要说了实话，我还可以考虑饶你一命……”

庄林冷笑说：

“岩下苍我以为是多此一问，你应该扪心自问一下，以前有没有作过亏心事？”

地牢中的水一寸寸地涨起，水雾飞腾，庄林早已是全身湿透了。

身上淋透了水，在四架吹风机的狂吹之下，冷风砭骨，不禁牙打战，浑身发抖。

水已淹没腰部，但狂风吹起的水，却自他的头发中向下疾淌。

“好小子！真有种！”岩下苍说：

“我不信你不怕死！”

当水淹没了颈部时，他会游泳，浮在水面上。

可是岩下苍冷笑说：

“当水淹到地牢顶上时，看你还能不能游泳？”

现在水还继续上涨，距地牢顶部，只有半尺左右了。庄林心想，说了必死，不说也是死，算了！看他如何处置？

现在他的头已顶到地牢顶部，只要再涨半尺他就淹死了。

“苍儿……”老太太由岩下春光扶着，气唬唬地奔来说：

“在法治地区，你竟敢害人？”

岩下苍的确很孝，乍见女儿把母亲找来，不由恨极，但他不敢反抗母亲，他说：

“妈，您不知道，狐仙的神像就是他丢掉的，那两个部下也是他杀的。”

老太太走到地牢天窗上往下一看，大惊说：

“人快淹死了。还不快点放水！”

“妈，此人怀恨而来，如果让他逃走了，本宅就永无宁日……妈……我是为您老人家的安全着想！”

“住口！”老太太说：

“你要是为我着想，就快点放水，此人死了。妈妈也不想活下去。”

岩下苍的面孔扭曲一下，大声吩咐放水。这时岩下春光才呼了口气，向下大呼说：

“菊井……菊井……你还好吧!”

事实上庄林已经淹得半死了。因为水早已淹到牢顶，加之墙上的吹风机仍在水中吹动，使牢内翻起巨浪，更加容易窒息。

“祖母……人已经不行……”岩下春光悲声说：

“快点把人弄上来救嘛!”

老太太厉声说：

“苍儿，你要是不能把此人救活，咱们就不是母子关系。”

“妈……”岩下苍忍无可忍说：

“您老人家为什么要救一个凶手?”

“那是因为他们两人死有余辜，况且那是狐仙杀的，我不信这人能杀死俩人。”老太太大声说：

“况且这年轻人我已经见过，他绝不是一个凶残之徒?”

“见过?”岩下苍说：

“妈妈见过这奸细?”

“他不是奸细，他是春光的男友，也是电影公司的导演，人品出众，彬彬有礼，这种人不会做出坏事来。”

岩下苍气得甩甩头，终于屈服，摇摇手说：

“弟兄们，把人弄上来，马上救治。”

庄林被弄上来，开始施行人工呼吸。这时岩下

春光奔上去说：

“你们走开，我来救人。”

岩下苍的部下只有干瞪瞪眼走开，岩下苍在一边直摇手。可是老母在一边板着脸，他不敢出声。虽然心中恨极了庄林。

岩下春光很内行，由于庄林本人也是内行，他喝了一肚子水，而不是一口水呛死的，比较容易施救。

溺死者大致有两种，一种是呛死，另一种是胃部灌满了水窒息而死，后者及时施救，还有生望，一口水呛死的人，往往会七窍流血，绝对无救。

所以庄林在危急时，尽量喝水，这也是绝望中唯一留下了一线生机，此刻口鼻喷出大量的水渍，岩下春光一边施救，一边流泪。

就在这时，一个大汉匆匆赶来，在岩下苍耳旁低声说了几句话，岩下苍面色又是一变说：

“真是他吗？没有弄错？”

大汉说：

“绝不会错。中村先生叫我来通知您，他在中村先生府上的化名菊井。”

岩下苍猛咬下唇，救活此人太不甘心，但又不便使母亲生气。这时老太太对那汉子冷冷地说：

“请问这位是……？”

“我？”大汉躬身说：

“老太太，我是中村盛府上的管家。”

“噢！”老太太说：

“本宅与中村先生都是熟人，有话就光明正大地说出来，用不着鬼鬼祟祟，况且我不喜欢交头接耳。”

“这……”大汉望着岩下苍，感到为难。

岩下苍反应很快，他知道绝不能把这秘密告诉母亲，他躬身说：

“妈，这位的确是中村的管家，为了这奸细的事……我曾打电话去问中村……他派人来告诉我，有关这人的来历。”

老太太：

“中村怎么说的？”

“噢！没有什么！”岩下苍说：

“妈，是我神经过敏，以为他是奸细，其实不是……”

“这就对了！”老太太面色一缓，说：

“本来嘛！春光是个有分寸的女孩子，他交的朋友我可以放心，再说一个人的好坏，只要看一眼就知道了！”

“是的，妈……”岩下苍说：

“幸亏妈妈及时赶到，不然的话，这件事必将造